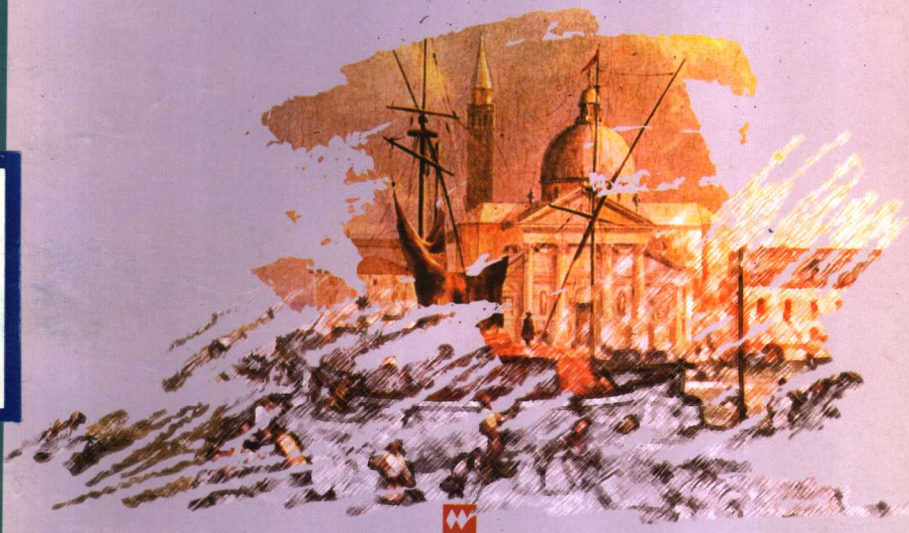


图书馆  
故事会

Wuerfu

伍尔夫批评散文

季羨林 名誉主编 瞿世镜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翔

封面设计：周志武

**伍尔夫批评散文**

瞿世镜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eslc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1 字数 113,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798-7/I·1460 定价：7.00 元



瞿世镜, 1936年生。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英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论小说与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等。

##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担忧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受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羨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 故事会

外

国

敬

文

## 序

瞿世镜

1882年1月25日，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一个纤弱女婴呱呱坠地，取名艾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后来此女长大成人，婚后冠以夫姓，就是蜚声于世界文坛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之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著名学者，《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和《康希尔》杂志主编。爵士的原配夫人是小说家萨克雷之女玛丽安·萨克雷。玛丽安的姊妹安妮·萨克雷也是小说家。弗吉尼亚的教父是美国驻英大使，诗人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斯蒂芬爵士交游甚广，每逢周末，他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大文豪，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他家成了当时伟大思想、伟大著作、伟大人物荟萃之地。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

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1875年，玛丽安·萨克雷病逝。1878年，斯蒂芬与弗吉尼亚的生母裘丽亚·普林塞普·达克沃思结婚。弗吉尼亚在父亲方面继承了智力敏锐、能言善辩、喜爱交游的性格，从她母亲身上继承了秀美姿容和善于幻想、感情丰富的特点。她的父母亲自教她读书，并且允许她自由阅读她父亲极其丰富的藏书。这位思想早熟的才女感到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她和兄弟姐妹们创办了家庭刊的《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创刊时弗吉尼亚只有9岁，就成了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这些文章笔调虽然稚嫩，但是拼写、语法毫无差错，文句也很通顺。1904年12月14日，她的第一篇不署名的书评在《卫报》周刊上发表，她方始在专业作家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弗吉尼亚除了父母给她的启蒙教育之外，又曾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历史和语言课程，她的拉丁文教师是文学家华尔特·佩特的妹妹克拉拉·佩特女士，希腊文教师是沃尔博士。弗吉尼亚时常因病辍学，故聘请珍妮特·凯斯女士为家庭教师，在家中学习希腊文。因此，弗吉尼亚不仅英文很有根底，而且熟悉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精通法文，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观念。她的兄弟艾德里亚和索比都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生。索比和同窗好友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参加了读书俱乐部“子夜社”，交流读书心得。索比大学毕业后，每星期四傍晚邀请昔日同窗学友到家中共饮咖啡，自由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弗吉尼亚和她的姐姐文尼莎亦参与这些茶话会，这就是布卢姆斯伯

里集团的雏形。

索比在青年时代即不幸夭折。在弗吉尼亚主持之下，布卢姆斯伯里集团成员逐渐增多，几乎囊括了当时英国知识上层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弗吉尼亚本人是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姐姐文尼莎是画家，姐夫克莱夫·贝尔是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是历史学家，伦纳德·伍尔夫是政论家，罗杰·弗赖伊是美学家，邓肯·格兰特是画家，特纳是音乐家，诺顿是数学家，凯恩斯是经济学家，他的夫人洛波科娃是芭蕾舞家，麦卡锡是戏剧评论家，爱·摩·福斯特是小说家。此外，诗人艾略特，短篇小说家曼斯菲尔德，青年作家莫蒂默和衣修午德亦时常出入于这个松散的文艺学术沙龙。剑桥大学数学教授罗素和哲学教授摩尔是这个圈子里受人尊敬的长者。这些学者文人观点未必一致，但是他们都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而试图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弗吉尼亚才华出众、容貌端丽，对她仰慕者不乏其人，均被她婉拒。1909年，她接受了斯特雷奇的求婚。斯氏有断袖之癖，自忖决非弗吉尼亚的佳偶，故主动提出解除所订之婚约，而保持终身的友谊。斯特雷奇觉得弗吉尼亚需要一位充分了解她、爱护她的终身伴侣，因此怂恿伦纳德·伍尔夫向弗吉尼亚求婚。弗吉尼亚欣然允诺，她终于找到了灵犀相通的如意郎君。1912年8月，伦纳德与弗吉尼亚结为夫妇，弗吉尼亚的外甥昆廷·贝尔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写道，“这是她毕生最为明智的决定”。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姻生活和她的文学事业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要是没有丈夫的支持和帮助，她也许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他们之间决非世俗的夫妻关系。弗吉尼亚在少女时期曾蒙受严重心灵创伤，因此非常厌恶甚至完全弃绝性生活，也不愿生儿育女。伦纳德在这方面充分尊重她的意见。弗吉尼亚是一位独立不羁的女性，她独自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从不向丈夫展示手稿或披露作品内容。然而，当书写完了，伦纳德就成了这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最有权威的批评家。伦纳德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的夫人。他为她规定工作时间，限制宾客访问，以免她疲劳过度，甚至还为她制订适当的食谱。

在丈夫的呵护之下，弗吉尼亚集中精力创作。她在写作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力求完美。她在日记中写道：“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为了写作百般受苦。我想，只有福楼拜一人而已。”她的辛苦耕耘，结出了丰硕之果。她的处女作《远航》于1915年出版，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生涯。然后，《夜与日》、《雅各之室》、《达罗威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弗拉西》、《岁月》、《幕间》等作品相继问世，每一部小说都是艰难的艺术探索道路上留下的新鲜脚印。她是一位严肃的艺术家，孜孜不倦地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探索小说形式革新的各种可能性。弗吉尼亚本来就患忧郁症，殚精竭虑地写作，使她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1941年，《幕间》初稿完成，这是一部杰作，然而过于苛求的弗吉尼亚却对自己探索实验的艺术成果仍然感到不满，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又炸毁了她在伦敦的住宅和出版社，她那脆弱的神经系统再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精神压力。1941年3月28

日，她给丈夫和姐姐留下简短的遗言，把帽子和手杖丢在乌斯河畔，在衣兜里放满了石块，向河中心走去，毅然投入死神的怀抱。在书桌上，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安农》的残稿。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思潮和意识流小说重要代表之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精英集团的中心人物，又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因此，诗人托·斯·艾略特在悼词中写道：“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中心，不仅是一个局限于小圈子的团体的中心，而且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随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去世，一种文明的整个模式被打破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评论家。在她创作小说之前，就已经是《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耶鲁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报刊杂志的特约撰稿者，在一生中共写过三百五十余篇论文、随笔和书评。她的散文、评论集包括《普通读者》（1925）、《普通读者续集》（1932）、《飞蛾之死》（1942）、《瞬间》（1947）、《船长弥留之际》（1950）、《花岗岩和彩虹》（1958）、《论现代作家》（1965）。后来他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把这些作品整理成四卷本《弗吉尼亚·伍尔夫散文集》（1966—1969）。

这些散文写得极有特色。弗吉尼亚·伍尔夫素以文风优美著称。作家莫蒂默说：“谁也没有写过伍尔夫那样好的散文。”这决非溢美之辞。读者只要欣赏一下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一文，便可得到有力的证明。伍尔夫的散文包括生活随笔和文学批评，而后者比前者更为

引人注目。伍尔夫的评论范围极广，但以小说批评为主：她以小说家身份来讨论小说艺术，对于此中甘苦自有深切体会，往往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发表独到见解，避免浮泛空论。她的批评散文决非呆板的学院派论文，而是充满着生动的形象和生活的氣息，因此评论家迈克尔·罗森塔尔认为伍尔夫“使文学批评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伍尔夫的批评散文不仅笔调优美，而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伍尔夫在《小说的艺术》这篇论文中，强调了小说艺术的独立性。她认为，小说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对于人生的模仿，它不从属于现实世界，而是作家所独创的艺术世界。因此，小说家可以进行各种实验，各人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世界。在《现代小说》这篇论文中，她论述了这种实验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它的发展趋向。

伍尔夫在《现代小说》、《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等论文中，讨论了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她所强调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书中人物对于客观现实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印象。由于人类的感性无限丰富，各人眼中所见的真实截然不同，因此它就显得变化无常、捉摸不定，而小说家的艰巨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变化多端的内在精神用文字表达出来。

在《狭窄的艺术之桥》和《妇女与小说》等论文中，伍尔夫预测了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她论述了小说的非个人化问题，认为不仅作家的个性不应介入，小说还应该超越作品中具体人物的个人关系，去探讨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等更为广泛的宏观问题，使小说趋向于诗化。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19世纪小说偏于外部事件，这

是一种疏忽和缺陷。因此,20世纪小说家必须作一番由外部转向内部的艺术实验。然而她认为,真正的小说大师是19世纪的托尔斯泰而不是20世纪的乔伊斯。她把乔伊斯和她本人的小说都看作是“笔记本”,而不是真正的小说。然而,这些“笔记本”对于将来的小说大师仍极有用处。将来的大师,必须有能力在外部和内部、现实和想象之间维持一种巧妙而适当的平衡。伍尔夫的上述观点,不仅客观地评定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地位,而且相当准确地预告了当代西方小说的发展趋势。

国内总共出版过三种弗吉尼亚·伍尔夫散文选集:第一个文集《论小说与小说家》由瞿世镜选译,1986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选自伍尔夫早期、中期、后期散文,包括了《现代小说》、《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狭窄的艺术之桥》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还附录了译者的长篇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对伍尔夫批评散文的理论体系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分析。第二个文集《伍尔夫随笔集》由孔小垠、黄梅选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这个集子中的多数文章是生活随笔。第三个文集《书和画像》由刘炳善选译,1994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全部选自伍尔夫的早期散文《普通读者》和《普通读者续集》。这三种文集侧重点不同,可谓各有千秋。如果读者的目的是欣赏伍尔夫的独特文笔,可以随意选读其中任何一个文集。如果读者的目的是要比较全面地掌握伍尔夫批评散文的理论体系,进行现代小说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那么《论小说与小说家》具有无可替代的

# 故事会

外

国

散

文

作用。

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委托我在前面三个文集的基础上选编第四个集子。这次我的选择侧重于论述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散文,比较抽象的理论文章或类似于小品文的生活随笔均未入选。读者如果对伍尔夫的散文发生浓厚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找出前面三种文集,进行比较性的鉴赏。至于英语基础较好的读者,我建议他们阅读英文原作。伍尔夫的文笔非常优美,译文和原文相比,难免逊色。而且已经译成中文的伍尔夫散文数量太少,希望以后能够出现一些高质量的补充译文。

1998.1.1

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

## 《故事会》向一千万读者隆重推出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是为故事会读者且面向社会而建立的一项文化工程,目前开设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经典著作系列》内容包括“中国小说”(巴金名誉主编)、“外国小说”(施蛰存名誉主编)和“外国散文”(季羡林名誉主编),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极具阅读价值和保存价值。《学者讲坛系列》(王元化名誉主编)刊选的皆为20世纪学术大家的开山之作,其中不少著作超越时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文章深入浅出,兼有专家导读,读他们的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在对话。《当代创作系列》日前推出两部轰动作品。第一部《假装是一次偶然》,作家素素,向以写女性散文而著称,这是她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都市灿烂星空下的爱情故事。第二部为女作家陆萍的《走近女死囚——生命极地写真》,作者通过大量深入而缜密的采访,向读者展示了三个女死囚复杂痛苦的灵魂世界。

经典著作系列·每册定价:7元

### 中国小说

废名 《田园小说》  
冰心 《温馨小说》  
庐隐 《人生小说》  
张爱玲 《嗔情小说》  
沈从文 《乡土小说》  
郁达夫 《自叙小说》  
施蛰存 《心理小说》  
老舍 《幽默小说》  
张天翼 《讽刺小说》  
巴金 《域外小说》

### 外国小说

欧·亨利 《市民小说》  
劳伦斯 《性爱小说》  
梅里美 《传奇小说》  
契诃夫 《讽刺小说》  
卡夫卡 《荒诞小说》  
莫泊桑 《社会小说》  
屠格涅夫 《爱情小说》  
吉卜林 《动物小说》  
托马斯·曼 《政治小说》  
泰戈尔 《诗化小说》

### 外国散文

蒙田 《感悟散文》  
米什莱 《知识散文》  
培根 《哲理散文》  
兰姆 《絮语散文》  
伍尔夫 《批评散文》  
屠格涅夫 《抒情散文》  
海涅 《游记散文》  
纪伯伦 《诗情散文》

学者讲坛系列(每册定价:8元)

赵景深《读曲随笔》(中国戏曲的文化破译)  
马相伯《一日一谈》(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叶圣陶《文章例话》(畅销60年的写作教程)  
吕思勉《经子解题》(步入文史领域的人门书)  
朱自清《经典常谈》(中国人理想的经典读本)  
朱光潜《谈美书简二种》(关于美的权威解释)  
蔡元培《国民修养二种》(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密码)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国文化的“冷兵器”)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关于生活的一次美的巡礼)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透视中国的第三只眼睛)

当代创作系列

素素《假装是一次偶然》

(定价:12元)

陆萍《走近女死囚——生命  
极地写真》(定价:16元)

直销方法:一次购买所有图书,八折优惠;一次购买某一系列图书,九折优惠;也欢迎读者购买单本图书。所有图书,一律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邮编:200020

# 目 录

|                     |     |
|---------------------|-----|
| 序 .....             | 瞿世镜 |
| 论笛福 .....           | 1   |
| 《鲁滨孙飘流记》 .....      | 12  |
| 斯威夫特的《致斯苔拉小札》 ..... | 22  |
| 《感伤的旅行》 .....       | 36  |
| 论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 .....   | 47  |
| 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    | 61  |
| 论约瑟夫·康拉德 .....      | 78  |
| 论戴·赫·劳伦斯 .....      | 88  |
| 小说的艺术 .....         | 94  |
| 妇女与小说 .....         | 102 |
| “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 | 114 |
| 《奥罗拉·李》 .....       | 124 |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    | 139 |
| 论简·奥斯丁 .....        | 148 |
| 《简·爱》与《呼啸山庄》 .....  | 164 |

## 论 笛 福<sup>\*</sup>

几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往往有一种恐惧心理，他唯恐自己是在打量着一个正在消失的幽灵，并且不得不预告它正趋向于灭亡。对于《鲁滨孙漂流记》两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而言，不仅不会有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只要想起他居然会有这种念头，都会感到可笑。这或许是事实，在1919年4月25日，《鲁滨孙漂流记》已经诞生两百周年了，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去作那种通常的推测：人们现在是否还在阅读并且将继续阅读这本书。这两百周年所产生的效果，令我们惊叹：这部永存不朽的《鲁滨孙漂流记》，不过才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这本书好像是整个民族的无名产品之一，而不是个人智力的结晶；说起这本书的两百周年纪念，我们

---

\* 本文选自伍尔夫论文集《普通读者》，系伍尔夫于1919年为纪念《鲁滨孙漂流记》出版两百周年而撰。

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以《鲁滨孙漂流记》一书闻名于世。另著有《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



立即会想起，我们是在纪念英国的史前遗迹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石柱本身。这有一部分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都曾经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鲁滨孙飘流记》，因此，我们对于笛福和他这部小说的心情，与希腊人对于荷马的崇敬十分相似。我们当时从未想到过有笛福这么一个人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鲁滨孙飘流记》原来是某人用笔写出来的故事，这或者会使我们感到不快，或者会使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童年时代的印象，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印象。丹尼尔·笛福的大名，似乎仍然没有权利在《鲁滨孙飘流记》的扉页上出现，如果我们纪念这本书的两百周年，我们不过是间接提及这个事实：这本书就像那史前的巨大石柱一样，至今依然留存。

这本书的伟大名声，给它的作者带来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它给了他一种无名的荣誉的同时，它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又是一些其他作品的作者，我们可以放心地断言，这些作品我们在儿童时期可没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于是，在1870年，当《基督世界》的编辑呼吁“英国的男女孩童”在笛福那座曾被雷电击坏的坟墓上竖立一块纪念碑时，在那块大理石上就铭刻着：纪念《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并未提及《摩尔·弗兰德斯》。想起这本书的主题，以及《罗克萨纳》、《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和其他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就不必为这种忽略感到惊奇，虽然我们或许会感到愤慨。我们可能会同意笛福传记的作者赖特先生的意见：这些“不是念给客厅餐桌旁边的人们听的作品”。然而，除非我们把客厅的桌子这件有用的家具当作艺术趣味